

山西青年作家创作丛书

碑文

田澍中 著

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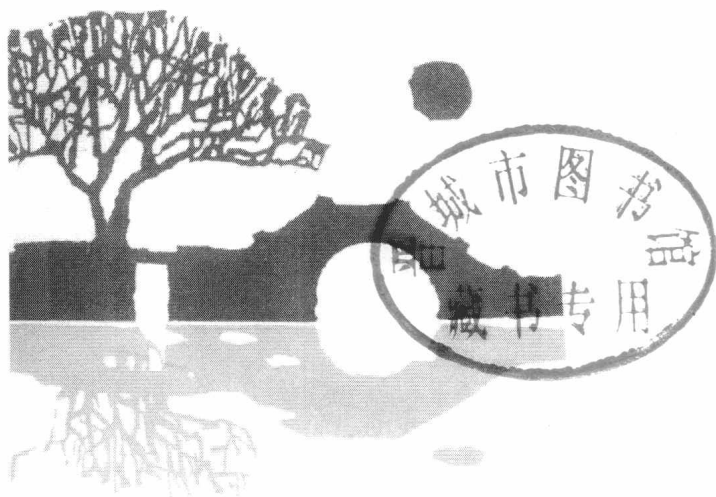
碑文



山西青年作家创作丛书

碑文

田澍中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邹 伟
封面设计: 姚 霓
书籍装帧

碑 文

田澍中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8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

ISBN 7—5378—1675—1

I · 1635 定价: 11.60 元

编委会名单:

顾问:马 烽 西 戎 冈 夫 **孙 谦**

胡 正

主 编:焦祖尧

副主编:田东照 李国涛 周宗奇 毋小红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森彪 张 发 陈玉川 杨占平

周山湖 赵晋蓉 祝大同 段崇轩

秦 臻 逯哲锋 曹平安 蔡润田

●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山西省作家协会 编

序

焦祖尧

一套20本《山西青年作家创作丛书》即将出版了。这使我想起1985年前后，也是北岳文艺出版社，曾陆续推出一套“山西青年文学丛书”。十年过去，当时一批活跃的青年作家，现在已成为我省创作主力的一代中年作家；而那时刚刚练笔、甚至才走出校门的文学爱好者，倏然间也成长为一批青年作家了。此情此景，令人感慨，也令人欣慰，感慨的是韶华易逝岁月无情，欣慰的是我们的文学事业代代相传后继有人。

山西的作家队伍，是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成果丰硕的劲旅，在全国文坛令人瞩目。而这支队伍是由四代人构成的，有些同志亲切地把它称为“四世同堂”。我们所谓的第四代作家，指的是那些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起步，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文学新人。这批作家年龄大抵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上下，创作时间有长有短，创作实绩也参差不等。但凡是了解一点山西文学态势的人就会知道，这支年轻的新军阵容可观，潜力不小，创作势头良好，近年来他们的作品

在全国报刊“遍地开花”，有许多作品被转载，被改编，被评论，有的还被评介到了国外甚至在国外获了奖。这支队伍中一些佼佼者已在全国文坛具有了一定影响。可以说，这批作家目前正处于“活跃期”，已成为山西作家队伍中一支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是一个跨世纪的作家群体。

这一代作家的成长是十分艰难的。新时期文学进入八十年代后期之后，文学逐渐滑入“低谷”，而商品经济大潮却汹涌而来；笼罩在文学、作家之上的灵光悄然消失，一些作家纷纷“弃文下海”，大批文学青年打碎了他们的“作家之梦”。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和文学气候之下，我们没有放弃振兴文学、扶植文学青年的责任与使命，给广大文学青年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文学氛围和环境，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创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一批青年作家艰难而茁壮地成长起来，使山西的作家队伍没有出现“断代”现象，山西的文学创作始终沿着自己的轨迹不断发展。这批作家绝大部分沉浸在基层，有的甚至蜗居在偏僻的农村，生活条件也较艰苦，工作或劳作之余进行创作，有很多困难，但他们却矢志不移地坚持创作，奉献出了一篇篇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每当看到那些处境艰难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欣慰之余，我们总会有一种深深的不安。为他们，我们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但却深感做的不够，该做的还很多很多……

山西的第四代作家，是在前几代作家的直接影响和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但他们又是一个有着自己创作追求和艺术个性的作家群体。从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上看，他们无疑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创作传统，譬如对急剧变革的现实生活的热心关注，对普通民众生存命运的体验与表现；譬如在表

现方法上基本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等等。但这一代作家刚刚涉足文坛的时候，正是西方各种人文思潮和国内种种文学主张盛行之时，这无疑对他们的创作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
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但从整体上看，山西青年作家坚持的是一条开放型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山西第四代作家的创作特征，是否可以粗略地归纳为如下几点？首先是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鲜活性。由于这批作家一直生活在底层，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亲身经历了农村以及城市的一系列改革，改革的每一步历程都与他们的生存命运息息相关，这种切肤之感、命运攸关的体验，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就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的丰富与生动，具有了一种原汁原味的特色。可以说，中国十多年来的改革，都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而这正是他们的小说最有魅力的地方。其次是他们独特而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读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你往往会觉得很放松、很愉快。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有那种苦涩的理性思考，也鲜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发言姿态；他们总是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体验世界，倒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事物的特征，敏捷地洞察出人物的心灵奥秘，人物和场景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现得真切、自然，又具有作者比较鲜明的艺术个性，独特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使客观与主观水乳交融。第三是他们艺术探索上的不拘一格。这一代作家在艺术表现上，其实是可以分成几种类型的，有的倾向于现实主义，有的侧重于现代手法，有的则介乎于二者之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种多样化态势来。同时需要谈到的，是新时期以来我省涌现了一批青年评论家，他们的思想开放，感觉敏锐，有较扎

实的理论功底，他们的著述，为振兴我省的文学评论，推动文学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丛书中的六本评论集，就是这批青年评论家的创作实绩。

尽管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绩，成为山西作家队伍中一代活跃的作家群体，但他们在创作上的局限、弱点也是显而易见、不容忽视的。同山西前几代作家相比，这种局限与弱点就显得尤为突出，譬如在生活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上，他们就远不及山西的老一代作家；譬如在理论素养和艺术修养上，他们就不像中年作家那样厚实；譬如在对现代表现手法的借鉴上，有些青年作者还停留在表面形式上，对现代派文学缺乏本质的理解和批判的借鉴……所有这些阻碍着这一代作家的进步。我们真诚地希望山西的青年作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虚心地向山西的前几代作家学习，走出一条扎扎实实的艺术路子来，努力去创造山西文学更辉煌的明天！对他们，我们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们年轻！

在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有一点需要说明，入选的24位作者中，有个别几位年龄偏大，该添入中年作家之列，但考虑到他们笔耕多年，创作甚丰，却没有一个出集子的机会，因此，趁出这套丛书之机，灵活处置，一并推出。

1996年元月

目 录

〔 1 〕	碑 文
〔 40 〕	晚 雾
〔 80 〕	也许你还不了解 ta
〔 133 〕	乡长助理
〔 163 〕	寻找
〔 249 〕	桃姐杏妹·李将军
〔 290 〕	后 记

碑 文

这次回老家没得着空闲，村人央我给几位死去的亲人写碑文，现由很充足：有钱了，不给先人立个碑，不是忘本嘛！我有些为难，捉了十几年笔杆，这种勒刻于石上，传之于后世的碑铭还真没写过！娘倒是不断地在一旁敲边鼓：写吧！不就几行行字吗？乡里乡亲的，能让人家张开嘴合不上？

我同意了。一则由于娘所说的乡亲们央我的情分，二则由于那几位逝者的情分。那几位已在另一个世界的乡亲，我儿时就已熟悉。碑文能否写好，虽不敢说，但笔还没动，真情已先自涌动，这又何必沉默，何必推托呢？

营长的功德

田公培伦，生于公元一千九百二十年三月初八，卒于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腊月二十三。

写下生卒年代后，我为难了，一连抽了两支烟，还是熏不出一句既生动准确，又能使孝子贤孙们生出荣耀感的话来。盖棺论定，难；刻在青石碑上昭示后

人，更难；给你，我儿时就尊敬的老革命——营长，做结论，难乎其难！你一生轰轰烈烈，荣荣耀耀，跺一脚，田家湾就要抖三抖，就是阎王老儿来勾你的命时，你还吹胡子瞪眼睛，张着没牙的大嘴嚎叫。你嚎叫的是什么？你为甚闭不上眼？

村人说，你还记恨着你几十年的老冤家田培立；你还嫉妒眼红你的小对头田树余；你还不放心你那守寡的大儿媳小芬……。你呀，打十八岁当“村警”，二十三岁参加革命，到最终油干灯灭，那颗心啥时才能稳稳当当地落入胸腔？

那一年，你二十三岁，已当了五年“村警”。

九月初九中午时分，两匹黑缎一般的小毛驴，驮着两个黄鬼般丑陋的日本兵，悠悠然无阻无挡，顺顺利利进了田家湾村。你当时蹲在村口的大磨盘上，端着一海碗红薯小米干饭，就着白生生的萝卜丝儿拌绿茵茵的秋小蒜菜，有滋有味满口香甜地咀嚼着。太阳还带着残夏的余威灼灼烤人。你的脑门、鼻子上渗出一层层细密的汗珠儿。汗珠儿在细微的汗毛上挂不住了，从你两颊、鼻沟缓缓流下。你面部痒痒的好舒服，好像那天开大会时，张家俊俏的大闺女青秀那几根蓬松的长发无意中触到你脸上时那种拨人心火的快感。漂亮女子的一切，都会激起光棍汉的遐想，你当时想到，培立这狗日的真有福气呀，早早地就订下了这个全村最俊俏的货！他培立凭什么？不就是家有五亩好地，念过几年之乎者也嘛！想想自家一没好地，二没文化，你的心灰灰的，一直灰了好几天。汗珠儿滚到了腮边，就在你抬起胳膊擦汗时，你突然听到身后一阵悦耳动听的驴蹄声。你慢慢扭过头来，朝村口望去。

骑着黑驴的两个日本兵离你只有三五丈远近了。你看到一个日本兵的嘴巴上有一颗豆大的黑痣；另一个日本兵的左腮上有一条细长的刀疤。黑痣和刀疤同时对你憨憨地笑，看不出那无声的笑中有什么歹意。你刚涌上心头的恐惧消失了。狗日的真的来了。早几年就听说，日本兵占了咱大半个中国，奸杀抢掠，啥坏事都干，是天上地下最坏的一路恶鬼。边区抗日政府天天喊“抗日防奸坚壁清野”，可田家湾人硬是不信鬼子们哪只眼看中了咱这穷山昏鬼，在侥幸中过了一天又一天。

那两匹漂亮的小毛驴勾引得你目不转睛，越看越喜欢。嗨！大概刚四个牙吧？头正、腿直、屁股圆，怪有神儿的。骑上人，腰不驼，头不耷拉，好货色！驾上犁地，一晌三亩；去高平驮煤，一天打来回，两头见太阳；十月初一河滩会上卖，一百个现洋不给！狗日的在哪儿抢来这好货色？

小黑驴悦耳动听的蹄声在大磨盘前不响了。刀疤和黑痣见你看驴不看人，毫无惧色不跑不躲，嘿嘿地笑了。这笑声尽管还无凶意，却使你恢复了理智，意识到了自己处在一种危险的环境中。但你的思维仍然是先驴后人：我要有这样两匹驴，真要美死哩！——这种思维方式大概是因为驴是中国的，亲；人是外国的，恨；亲则近，恨则远的缘故吧。你用眼角偷看两个日本兵。见他们一没从驴背上下来，二没端枪拔刀，就更坦然了。我不惹他，他咋杀我？但这种坦然只持续了几秒钟，心头便电闪闪，雷霍霍，产生了另一种恐惧：村人知道了我这个村警见日本兵来了不报告，会不会说我是汉奸？戴上汉奸的帽是要活埋的哟！这时，黑痣对你叽哩咕嘟，还打着手势，你一句也听不懂，也不明白那古怪的手

势。你凭感觉判断可能是问“花姑娘”吧？狗日的们在日本姑娘中吃不开，来中国讨便宜。妈妈的，中国姑娘好，可不是为你们备下的，老子二十三岁了还是光棍一根呢！于是，你朝村南那座几十丈高的土崖指了指。土崖下只有几眼停放棺材和圈牛羊的小窑洞，没有人家。黑痣和刀疤交换了个眼色，笑眯眯地拨转驴头，朝村南而去。

这时，你才得以履行村警防匪的职责，你撩开长腿朝村里跑去，喊出了自小到大最动人心魄的话：日本兵来了，快跑呀——！你没命地跑，没命地喊。这是你当村警以来最积极最尽职最不受也最受村民们欢迎的一次壮举。跑遍全村后，你长长地出了口气，感到自己命大亦伟大。——一个月后，你在庆功大会上这样说，在以后漫长的几十年中，每当回首当年，你也这样说。

随着你急惶惶的喊叫，静谧的山村霎时变成了沸腾的油锅。鸡飞狗叫，驴跑马跳，男男女女朝村东的山坡上没命地跑。只要脚腿灵活，冲上东岭那条陡坡，钻进密密的林子里，便是猛虎归山，蛟龙入海了，谁也捉不住熟悉地理的山民们。人群刚跑过一半，突然爆出两声枪响，刚要越过岭的两个人栽倒了。顿时，百把号人凝固了，呆呆地戳在坡上不敢前进，也不愿后退。你伸长脖子一看，一个日本兵骑着小黑驴从村南土崖上包抄过来，堵住了去路，人们羊群般被赶下山，赶到村中间的场子里。场上死一般寂静。你看到，鬼子兵把黑缎般漂亮的小毛驴拴在场边的大槐树上，端着枪，刺刀比划着吓唬了一阵儿，眼中那淫淫的光在女人们身上描来扫去。坏咧！女人们要遭殃了！

果然，六个年轻的女人被拖了出来，不一刻，便被撕剥

得赤裸裸一丝不挂，跳动着一团惨兮兮的白光。那女人们中，有你不出五服的自家兄弟田培立的未婚妻、全村最漂亮的大闺女张青秀呀！你那颗悬挂在胸腔里的心猛烈摇晃了几下，只觉得一阵狂风呼啸着卷来，天黑地黄，午后那斜阳也仿似病恹恹暗淡无光，天地万物凝成一色，黑漫漫浓醅醅，使人颤栗和窒息……

你揉了揉干涩、昏黑的眼，视力恢复了，眼前依然是阳光和罪恶。刀疤将一个赤裸、颤抖、嘶叫着的女人拖到了场上的麦秸垛后，黑痣龇牙咧嘴，淫淫的目光盯着蜷缩成一团的张青秀，发出粗野、放荡的狂笑。你紧咬着牙，腮边鼓起两道肉棱，毛茸茸的胡须钢针般竖起来，七尺男儿的热血在胸中沸腾、冲撞！你的手中握着一块斤把重的三棱石头，石头在你这个放羊娃出身的汉子手中，比什么武器都得心应手，就在黑痣那双坚硬的皮鞋踢得青秀翻了个身，高叫一声“培立哥——”的时候，你没有像其它人一样用惶恐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培立，你知道培立已搀扶着他爹妈钻入了密林中。你咬着牙，瞪着眼，嗖地冲出人群，猛一扬手，那块汗浸浸的三棱石“吱”一声撕裂了紧张的空气，带着中国人的义愤、正气，还带着你那颗不可言说的心，准确无误迅速有力地击在黑痣的太阳穴上。你娴熟的动作犹如放羊时用铲子和石头制服越群的羯羊。与此同时，三棱石“吱”地一声，把你这个斗大的字不识三升的庄稼汉，送上了遥远的蓝天，成为方圆几十里一颗璀璨的小星星。从此后你雄踞田家湾近四十个春秋，一口气能吹出满村风雨，一跺脚能震动四乡地皮。

场上的人看得明明白白，黑痣只“啊”了半声，便一个

狗吃屎栽在地上。三棱石揭开了他的脑壳，黑红的血和白的脑浆脏乎乎臭哄哄流了一滩。

你不敢怠慢，不管“黑痣”的死与活，捡起他丢在地上的枪，朝麦秸垛跑去。那里还有一个刀疤，留下是一个祸害。刀疤发觉了前面的势态有变，正提着裤子往回跑，你迎面狠狠一枪托，又结果了这个狗日的性命。

你软瘫了，累乏了，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应付着心儿咚咚咚的狂跳。你看见，场上那堵麻木了的人墙仍旧屹立着，岿然不动，规规矩矩，地上那几个白色肉团姿式照旧，似乎等待着什么。

只过了一天，你的大名就传遍了全县，先是区长骑着高头大马专程来看你，说是要把你的“英雄事迹”上报县里，给你记功。你不懂啥叫“英雄事迹”，也不知“记功”会得到什么好处。你对区长说，那两头小毛驴，我舍不得缴公，想留下自己用。区长说，区里有马，不要驴，你就留下吧，作为区政府的奖品。你还说，我想娶张青秀做老婆，可她早和田培立订了婚。区长说，订婚不算数，我保证张青秀嫁给你，英雄配美人，自古皆然。最后，区长又问你：想不想入党？你问：入什么党？区长笑着说，自然是中国共产党！你说：不入，不入！我当村警，就是防匪防盗防共嘛！区长又笑了，给你讲了有关党的知识，深入浅出，很是动听。你又问：当村警一年两石小米，当共产党一年几石？区长说，一颗也没有，共产党是义务为老百姓干事。你摇晃着脑袋，又一次拒绝了。不过，三年后，当你带着一个连，参加著名的“临汾攻坚战”时，还是在火线上入了党。

区长走后一个月，县长、县大队长、八路军团长来田家

湾扩军，也来给你开记功大会，你被正式授予“抗日英雄”的称号；在县长的主持下，你和张青秀结了婚；在“抗日英雄田培伦，他住十里田家村……”的歌声中，你作为新战士，披红戴花，骑着区长那匹高头大马参加了八路军。

奇怪的是，你走时，新媳妇张青秀没有像其他新战士的老婆那样依依不舍，泪水涟涟。你说，我不怕死，也想到外面闯荡闯荡，说不定能当个大官儿。就是舍不得那两匹小黑驴和你。青秀淡淡地说，小黑驴我会照管好的，保证天天半夜起来上夜草。你又说，子弹不长眼，要是我死了，你再嫁一个，可不要嫁培立，那人识字，奸滑，靠不住。青秀扭过头，偷偷地擦了擦快溢出眼眶的泪。你感觉到，那泪好像不是为你而流的，心里涌上一丝儿酸意。

戎马八年，你揣着三等甲级残废证回到了田家湾。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县里决定留你当民政科科长，你死活不干，非回村不可。你有不可言说的揣了八年的担心；那两头黑缎般漂亮的小黑驴还健壮吗？比小黑驴还漂亮的小媳妇张青秀是不是钻进了狗日的培立的被窝？

踏进家门的一霎那，你愣住了：依然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的张青秀，正给一个白生生的小男孩梳理头发。见到你的突然出现，哼着的小曲儿戛然而止，欢愉的大眼睛倏地惊恐万状，她把小男孩猛地搂在自己怀里，举起哆哆嗦嗦的目光迎接你这个久别归来的男人。谁家的孩子？你粗暴地吼着。你的，你当兵走前那个黑夜种下的。就那么准？头次就种下了？种庄稼还有瞎苗哩！就…就有…那么准。几岁了？8岁。宝儿，快叫爸爸，你爸爸回来啦！宝儿怯生生地看着你，任凭他妈打屁股、拧耳朵，就是不叫。慢说当时，就连